

THE CHIMES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教堂钟声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裘因 译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教堂钟声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裘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中英双语版: 全 5 册/ (英) 狄更斯著; 刘凯芳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115-2

I. ①狄… II. ①狄…②刘…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095 号

责任编辑 翟 灿 陈 黎 张海香 马 博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29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875 插页 1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15-2
定 价 198.00 元(全五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刻

第二刻

第三刻

第四刻

1

50

94

140



*FIRST
QUARTER*

187



*THE SECOND
QUARTER*

229



*THIRD
QUARTER*

267



*FOURTH
QUARTER*

305

第一刻*

我以为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在教堂里睡觉的——为使作者和读者之间尽快相互了解，我提请大家注意，我的这种说法既不限于年轻人，也不限于小人物，而是适用于各式各样的人物：小人物和大人物，年轻人和老年人，正在成长的人或已经衰老的人。我不是说在天气暖和的日子做礼

* 原文 First Quarter，意为第一刻钟。作者用《教堂钟声》作为书名，教堂钟声是每一刻钟敲一次，因此，在这里，作者用“Quarter”（一刻钟）代替一般的“Chapter”（章）。以后各章同此。

拜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睡个一两觉也无妨)。我是说在夜里，而且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在大白天，许多人对我这种见解会感到十分惊讶。可是这适用于夜晚。必须到夜里来争论这个问题；我可以保证，任何对手要是愿意在指定的任何一个狂风呼啸的冬夜，单独同我在一个古老教堂门前的墓地里会面，并且事先同意我把他锁在里面^①，如果他愿意，一直锁到第二天凌晨——那我包管能够取胜。

因为，夜里的风会在教堂周围恶作剧。它在回旋时发出呻吟，用无形的手推动门窗，寻找可以钻进去的缝隙。等它钻进屋里，又好像没有找到它要寻觅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呼啸着，吼叫着，想要重新钻出来。它不甘心只在走廊中徘徊，在圆柱间盘旋，使风琴发出低沉的声音；它飞上屋顶，竭力想把屋梁震裂；然后又绝望地坠落到地面的石板上，咕噜噜地滚进地窖。一会儿它又偷偷

^① 教堂墓地就在教堂的围墙之内，围墙门可以上锁。

地钻出来，沿着墙壁爬行，似乎在低声念诵献给死者的碑文。在一些碑文面前，它似乎在尖声发笑；可是在另一些碑文面前，它仿佛又在为哀悼死者而呜咽啼泣。这黑夜的风在祭坛上发出鬼叫似的声音，好像在狂热地歌颂犯罪和谋杀，歌颂受人崇拜的歪门邪道，而蔑视那块看上去十分美好和光亮，实际上却非常破旧的刻着摩西十诫^①的石板。哎哟！上天保佑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旁吧！深更半夜，在教堂里呼啸的风，声音真够吓人的！

可是，在高耸入云的尖塔上呢！狂风在那里呼啸！

① 上帝吩咐摩西的十诫的内容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在高耸的尖塔上，它可以在许多通风的窟窿和气窗间自由穿梭，在转梯上来回冲撞，把风信鸡吹得呜呜作响，把塔身吹得摇晃、颤抖！在高耸的尖塔里——钟楼一般就在那儿——铁栏杆已经生锈；由于风霜雨雪的侵蚀而变形的铅板和铜板，在这非同寻常的狂风袭击下，悲怆地呻吟着；鸟儿把寒碜的窝巢筑在老朽的橡树梁椽的角落里，到处是陈年的灰尘；花斑点点的蜘蛛因为长期平安无事变得既懒且胖，它们随着钟的震动，懒洋洋地荡来荡去，从不离开它们那座丝网织成的空中楼阁；遇到紧急情况时，或者像水手那样向上爬去，或者掉在地上，仓皇逃命！夜晚，在古老教堂的高耸的尖塔里是阴森而可怕的，因为它高高地耸立在这万家灯火和人声鼎沸的城镇上空，又远在那漫天飞驰的云彩底下。我要说的那些钟，就在一座古老教堂高耸的尖塔里。

说实话，这都是一些古老的铜钟。许多世纪以前，主

教曾给这些铜钟施过洗礼，取过名字。但是年代已经太久了，人们早就找不到记载这一命名仪式的注册簿了。因此，无人知道它们的名字。这些铜钟都曾有过它们的教父教母（说起来，我自己宁愿做一口钟的教父，而不愿做一个男孩儿的教父），而且肯定还有自己的银杯。但是，时光夺去了它们的教父教母，亨利八世^①又把它们银杯熔化掉了。现在这些钟只好兀自挂在教堂的尖塔里，既没有银杯，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可是，这些铜钟并不是哑巴。远非如此，它们有着清晰、响亮、富有活力的大嗓门。顺风时，这钟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不但如此，它们还很刚强，不需要依赖风的恩赐。因为遇到逆风，它们会英勇搏斗，忠诚地把欢乐的声音送进有心人的耳朵里。每当暴风雨的夜晚，为了非要让守护着病儿的可怜的母亲或者由于丈夫漂泊海上而孤

①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1509年登基。

身独处的妻子听到钟声不可，它们每每要击退那狂吼的西北风，就如托比·维克所说的，把它“打得一败涂地”——虽然人们管他叫托罗蒂·维克，可他的名字还是托比，如果没有国会的特别法令，没有人能改变它（除非称他为托拜厄斯^①），因为当年他是经过合法命名的，就如同这些大钟一样，不过没有那么隆重，那么大规模庆祝罢了。

拿我来说，我承认我同意托比·维克的信念，因为我相信他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正确的信念。所以，托比·维克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而且我支持托比·维克，尽管他确实是整天只待在教堂门口——这是一种很吃力的工作。实际上，托比·维克是一名有执照的脚夫，他是在那里找活干。

托比·维克知道得很清楚，冬天待在这个地方风很大，身上要起鸡皮疙瘩，鼻子冻青，眼睛冻红，脚趾冻僵，牙

^① 托比是托拜厄斯的简称。

齿会打战。寒风从拐角上猛扑过来，特别是东风，似乎从大地的尽头冲着托比猛吹过来。而且这风吹到他身上，看来往往比它自己预料的要快。因为，它拐过墙角，吹过托比身边后，往往还会突然折回来，好像在呼喊：“哎哟，他在这儿呀！”马上，他的白色小围裙给吹起来，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的衣裳那样盖在脑袋上；那根不结实的小手杖在他手中东扭西歪，两条腿也战战兢兢，这时托比斜着身子，一会儿脸朝这面，一会儿脸朝那面。他给吹得东倒西歪，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人给推来推去，弄得十分难受。有时，双脚都离开地面，简直差一点就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奇迹，他的身子会像一堆青蛙、蜗牛或者其他便于携带的动物有时遇到的情况那样，给吹到半空中，然后又从空中降到世界上某个遥远的、没见过有执照的脚夫的地方，使当地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

刮风天尽管如此折磨托比，但却像他的节日一样。

事实如此。在刮风天，他似乎不用像别的时候那样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挣到六个便士。他要全力以赴地同狂风搏斗，这迫使他在感到饥饿和沮丧的时候振作起来。要是遇到严寒或是大雪天，那也是一件大事，似乎对他也多少有点好处，尽管很难说清这是怎么回事，托比呀！就这样，刮风、严寒、大雪天，或者下大冰雹，都是托比·维克的节日。

雨天是最糟糕的。又冷，又潮，湿冷湿冷的雨水，就像一件湿漉漉的大衣，把他裹住了。这是托比所能占有的唯一的一种大衣，不过没有它倒还舒服一些。下雨天，密密麻麻的雨点硬是不停地缓缓地往下淋来，街口和他的喉头一样，都给这雨雾堵塞了。冒气的雨伞来回穿梭，犹如无数的陀螺在旋转。这些雨伞在拥挤的人行道上相碰时，洒下令人不愉快的雨水。水沟在喧闹，积满雨水的阴沟洞在哗哗作响。雨水从教堂的突出部分滴滴答答地落到托比

身上，他脚下的那捆稻草一会儿就变成一团烂泥。那样的日子才难过呢！确实，在那样的时刻，你可以看到托比在教堂墙角旁的避雨处焦虑地向外张望着，烦闷而郁郁不乐。这避雨的地方实在小得可怜。夏天，它的阴影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最多像一根比较粗的手杖。但是，过一会儿，他出来活动取暖，来回跑上十几圈，这时，他精神就会振作一点，再回到墙前面去，似乎也高兴一些。

人们管他叫托罗蒂^①，是因为他老爱一溜小跑步。他本想以此来加快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他走起来倒还快一些，这是很可能的。可是，要不让托比小跑步，那他会卧床不起，并且死去的。在道路泥泞的日子里，他一跑起来，就溅得浑身是泥，这给他增添好多麻烦。要是走起来就可以轻松多了。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小跑步这样爱好。托比尽管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小老头儿，可总

^① 托罗蒂，原文为 Trotty，来自 Trot（意为小跑）。

以为自己是个十足的海格立斯^①。他总想挣点钱——托比很穷，所以不肯轻易放弃他的爱好——总喜欢认为自己很能干。当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或一个小包裹，可以挣到一个先令或是十八个便士的时候，他那平时就鼓得很足的勇气，变得更大了。他就会一面小跑，一面叫嚷着，要他前面那些走得很快的邮差让路。他确实认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追上并撞倒他们的。他还信心十足，以为别人拿得起来的任何东西，他都能搬动。只不过没有经常试验而已。

因此，即使在下雨天，托比从墙角里走出来使自己暖和和一些时，他也要小跑的。他那双漏水的鞋，歪歪扭扭地在泥泞的地上留下一道道脚印。他哈着气，搓着冰冷的手。那双旧的灰绒线手套，只有大拇指是分开的，其他几个指头都连在一起，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他微微地弯着腿，把手杖夹在腋下，小跑着。每当教堂响起钟声，他到马路

^① 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中间去仰望钟楼时，也是要小跑的。

每天，托比总要去仰望几次钟楼，因为那些钟是他的伙伴。他一听见钟声，总喜欢抬起头来，看看它们居住的地方，猜想着它们是怎样移动的，是什么样的钟锤在敲打它们。他非常想了解这些铜钟，也许，是因为它们和他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无论什么天气，不管风吹雨打，这些钟总是挂在那里，它们只能遥望着家家户户屋外的情景，永远也不能靠近从人家窗户里反映出来或从烟囱里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也无法尝到人们一再从门口或栏杆外递给胖厨师的美味食品。一张张面庞在许多窗口时现时隐，有的年轻、漂亮、可爱，有的却恰恰相反。托比站在街头闲待着的时候，经常注视着这些日常琐事。但他却不见得比那些钟知道得多一些，这些人打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一年到头，当他们翕动嘴唇时，曾否说过一句同情他的话？

托比不是一个诡辩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

也并说不，当初，在他对这些铜钟发生好感，并且把同它们的邂逅之交结成某种更亲密更微妙的感情时，他已逐一考虑了这些理由，并且在脑子里进行了一次正式检查，或盛大演习。但是，我想说，而且我确实认为，托比身体上的机能，例如他的消化器官，都是自动运转，通过许多活动达到某一目的，而托比对这些活动却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他倒会感到十分诧异的。同这些机能一样，托比的智力也没有得到他本人同意，就开动了所有机件和其他成千的部件，使他对这些铜钟发生了好感。

既然我说他爱这些钟，我就不会收回这个看法，尽管这也难以表达他复杂的感情。因为托比仅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把这些钟看成某种奇异而庄严的东西。它们是这样的神秘，经常听得到但从来都看不见；它们站得那么高，那么远，音调又如此深沉、洪亮。这使他对它们产生了某种敬畏的心情。有时，当他仰望钟楼上黑洞洞的圆窗